

慈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四十五 敦五

侍者福善日錄 門人通炯編輯

觀老莊影響論

叙意

西域諸祖造論以破外道之執須善自化

敦五

宗此方從古經論諸師未有不善自化宗

者吾宗末學安于孤陋昧于同體視爲異

物不能融通教觀難于利俗其有初信之

士不能深窮教典苦于名相支離難于理

會至于酷嗜老莊爲文章淵藪及其言論

指歸莫不望洋而嘆也迨觀諸家註釋各

徇所見難以折衷及見口義副墨深引佛

經每一言有當且謂一大藏經皆從此出

而惑者以爲必當深有慨焉余居海上枯

坐之餘因閱楞嚴法華次有請益老莊之

旨者遂蔓衍及此以自決非敢求知于真人以爲必當之論也且慨從古原教破敵者發藥居多而啓膏肓之疾者少非不妙投第未勝其病原耳是故余以唯心識觀

而印決之如摩尼圓照五色相鮮空谷傳聲衆響斯應苟唯心識而觀諸法則彼自不出影響間也故以名論

論教原

嘗觀世之百工技藝之精而造乎妙者不可以言傳效之者亦不可以言得况大道之妙可以口耳授受語言文字而致哉蓋在心悟之妙耳是則不獨參禪貴在妙悟即世智辯曉治世語言資生之業無有一法不悟而得其妙者妙則非言可及也故吾佛聖人說法花則純談實相乃至妙法則未措一詞但云

如是而已至若悟妙法者但云善說法者治世語言資生業等皆順正法而花嚴五地聖人善能通達世間之學至于陰陽術數圖書印璽醫方辭賦靡不該練然後可以涉俗利生故等覺大士現十界形應以何身何法得

卷五

二

度即現何身何法而度脫之由是觀之佛法豈絕無世諦而世諦豈盡非佛法哉由人不悟大道之妙而自畫于內外之差耳道豈然乎竊觀古今衛道藩籬者在此則曰彼外道耳在彼則曰此異端也大而觀之其猶貴賤偶人經界太虛是非日月之光也是皆不悟自心之妙而增益其戲論耳蓋古之聖人無他特悟心之妙者一切言教皆從妙悟心中流出應機而示淺深者也故曰無不從此法界流無不還歸此法界是故吾人不悟自心

不知聖人之心不知聖人之心而擬聖人之言者譬夫場人之欣戚雖樂不樂雖哀不哀哀樂原不出于已有也哀樂不出于己而以已爲有者吾于釋聖人之言者見之

### 論心法

余幼師孔不知孔師老不知老既壯師佛不知佛退而入于深山大澤習靜以觀心焉由是而知三界唯心萬法唯識既唯心識觀則一切形心之影也一切聲心之響也是則一切聖人乃影之端者一切言教乃響之順者由萬法唯心所現故治世語言資生業等皆順正法以心外無法故法法皆真迷者孰之而不妙若悟自心則法無不妙心法俱妙唯聖者能之

### 論去取

吾佛經盡出自西域皆從翻譯然經之來始  
于漢至西晉方大盛晉之譯師獨稱羅什爲  
最而什之徒生肇融獻四公僧之麟鳳也而  
什得執役然什于肇亦曰余解不謝子文當  
相揖耳蓋肇尤善老莊焉然佛經皆出金口  
所宣而至此方則語多不類一經而數譯者  
有之以致淺識之疑殊不知理實不差文在  
譯人之巧拙耳故藏經凡出什之手者文皆  
雅致以有四哲左右焉故法華理深辭密曲  
盡其妙不在言而維摩文勢宛莊語其理自  
昭著至于肇四論則渾然無際非具正法眼  
者斷斷難明故惑者非之以空宗莊老孟浪  
之談宜矣清涼觀國師華嚴菩薩也至疏華  
嚴每引肇論必曰肇公尊之也嘗竊論之籍  
使肇見不正則什何容在座什眼不明則譯

何以稱尊若肇論不經則觀又何容口古今  
質疑頗多而槩不及此何哉至觀華嚴疏每  
引老莊語甚夥則曰取其文不取其意圭峰  
則謂二氏不能原人宗鏡闡之尤著然上諸  
師皆應身大士建大法幢者何去取相左如  
此嘗試論之抑各有所主也蓋西域之語質  
直無文且多重複而譯師之學不善兩方者  
則文多鄙野大爲理累蓋中國聖人之言除  
五經束于世教此外載道之言者唯老一書  
而已然老言古簡深隱難明發揮老氏之道  
者唯莊一人而已焦氏有言老之有莊猶孔  
之有孟斯言信之然孔稱老氏猶龍假孟而  
見莊豈不北面耶間嘗私謂中國去聖人即  
上下千古負超世之見者去老唯莊一人而  
已載道之言廣大自在除佛經卽諸子百氏

究天人之學者唯莊一書而已藉令中國無此人萬世之下不知有真人中國無此書萬世之下不知有妙論蓋吾佛法廣大微妙譯者險辭以濟之理必沈隱如楞伽是已是故什之所譯稱最者以有四哲爲之輔佐故耳

教五

四

觀師有言取其文不取其意斯言有由矣設

或此方有過老莊之言者肇必捨此而不顧

矣由是觀之肇之經論用其文者蓋肇宗法

華所謂善說法者世諦語言資生業等皆順

止法乃深造實相者之所爲也圭峰少而宗

鏡遠之者孔子作春秋假天王之令而行賞

罰二師其操法王之權而行褒貶歟清涼則

渾融法界無可無不可者故取而不取是各

有所主也故余以法華見觀音三十二應則

曰應以婆羅門身得度卽現其身而爲說法

教五

五

至于妙莊嚴二子則曰汝父信受外道深著婆羅門法且二子亦悔生此邪見之家蓋此方老莊卽西域婆羅門類也然此剛爲現身說法旋卽斥爲外道邪見何也蓋在著與不著耳由觀音圓通無礙則不妨現身說法由妙莊深生執著故爲外道邪見是以聖人教人但破其執不破其法是凡執著音聲色相者非正見也

### 論學問

余每見學者披閱經疏忽撞引及子史之言者如攔路虎必驚怖不前及教之親習則曰彼外家言耳掉頭弗顧抑嘗見士君子爲莊子語者必引佛語爲鑒或一言有當且曰佛一大藏盡出于此差乎是豈通達之謂耶質斯二者學佛而不通百氏不但不知世法而

亦不知佛法解莊而謂盡佛經不但不知佛  
意而亦不知莊意此其所以難明也故曰自  
大視細者不盡自細視大者不明余嘗以三  
事自勗曰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知老莊不  
能忘世不參禪不能出世知此可與言學矣

論教乘

或問三教聖人本來一理是果然乎曰若以  
三界唯心萬法唯識而觀不獨三教本來一  
理無有一事一法不從此心之所建立若以  
平等法界而觀不獨三聖本來一體無有一  
人一物不是毘盧遮那海印三昧威神所現  
故曰不壞相而緣起染淨恒殊不捨緣而卽  
真聖凡平等但所施設有圓融行布人法權  
實之興耳圓融者一切諸法但是一心染淨  
融通無障無礙行布者十界五乘五教理事

卷五

六

因果淺深不同所言十界謂四聖六凡也所  
言五教謂小始終頓圓也所言五乘謂人天  
聲聞緣覺菩薩也佛則最上一乘矣然此五  
乘各有修進因果階差條然不紊所言人者  
卽蓋載兩間四海之內君長所統者是已原  
其所修以五戒爲本所言天者卽欲界諸天  
帝釋所統原其所修以上品十善爲本色界  
諸天梵王所統無色界諸天空定所持原其  
所修上品十善以有漏禪九次第定爲本此  
二乃界內之因果也所言聲聞所修以四諦  
爲本緣覺所修以十二因緣爲本菩薩所修  
以六度爲本此三乃界外之因果也佛則圓  
悟一心妙契三德攝而爲一故曰圓融散而  
爲五故曰行布然此理趣諸經備載由是觀  
之則五乘之法皆是佛法五乘之行皆是佛

行良由衆生根器大小不同故聖人設教淺深不一無非應機施設所謂教不躐等之意也由是證知孔子人乘之聖也故奉天以治人老子天乘之聖也故清淨無欲離人而入天聲聞緣覺超人天之聖也故高超三界遠

鑒

七

越四生棄人天而不入菩薩超二乘之聖也出人天而入人天故往來三界救度四生出真而入俗佛則超聖凡之聖也故能聖能凡在天而天在人而人乃至異類分形無往而不入且夫能聖能凡者豈聖凡所能哉據實而觀則一切無非佛法三教無非聖人若入若法統屬一心若事若理無障無礙是名爲佛故圓融不礙行布十界森然行布不礙圓融一際平等又何彼此之分是非之辯哉故或邊地語說四諦或隨俗語說四諦蓋人

天隨俗而說四諦者也原彼二聖豈非吾佛密遣二人而爲佛法前導者耶斯則人法皆權耳良由達化門頭不壞因果之相三教之學皆防學者之心緣淺以及深由近以至遠是以孔子欲人不爲虎狼禽獸之行也故以仁義禮智援之姑使捨惡以從善由物而入人修先王之教明賞罰之權作春秋以明治亂之迹正人心定上下以立君臣父子之分以定人倫之節其法嚴其教切近人情而易行但當人欲橫流之際故在彼汲汲猶難之吾意中國非孔氏而人不爲夷狄禽獸者幾希矣雖然孔氏之迹固然耳其心豈盡然耶况彼明言之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觀其齊世之心豈非據菩薩乘而說治世之法者耶經稱儒童良有以也而學者不見聖人之心

將謂其道如此而已矣故執先王之迹以挂功名堅固我執肆貪欲而爲生累至操仁義而爲盜賊之資啓攻鬪之禍者有之矣故老子憇之曰斯尊聖用智之過也若絕聖棄智則民利百倍剖斗折衡則民不爭矣甚矣貪

勢五

八

欲之害也故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故其爲教也離欲清淨以靜定持心不事于物澹泊無爲此天之行也使人學此離人而入于大由其言深沈學者難明故得莊子起而大發揚之因人之固執也深故其言之也切至于誹堯舜薄湯武非大言也絕聖棄智之謂也治推上古道越羲皇非漫談也甚言有爲之害也詆訾孔子非詆孔子詆學孔子之迹者也且非實言乃破執之言也故曰寓言十九重言十七訶教勸離隱形泯智慧使離人入

天去貪欲之累故耳至若精研世故曲盡人情破我執之牢關去生人之大累寓言曼衍比事類辭精切著明微妙玄通深不可識此其說人天法而具無礙之辯者也非夫現婆羅門身而說法者耶何其遊戲廣大之若此

也粧糠塵世幻化死生解脫物累逍遙自在其超世之量何如哉嘗謂五伯僭竊之餘處士橫議克塞仁義之涂若非孟氏起而大闢之吾意天下後世左衽矣當羣雄吞噬之劇舉世顛瞑亡生于物欲火馳而不返者衆矣

勢五

九

若非此老躡起攘臂其間後世縱有高潔之士將亦不知軒冕爲桎梏矣均之濟世之功又何如耶然其工夫由靜定而入其文字從三昧而出後人以一曲之見而窺其人以濁亂之心而讀其書茫然不知所歸趣苟不見

其心而觀其言宜乎驚怖而不入也且彼亦曰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然彼所求之大聖非佛而又其誰耶吾意彼爲吾佛破執之前矛斯言信之矣世人于彼尚不入安能入于佛法乎

論工夫

吾教五乘進修工夫雖各事行不同然其修心皆以止觀爲本故吾教止觀有大乘有小乘有人天乘四禪八定九通明禪孔氏亦曰知止而後有定又曰自誠明此人乘止觀也

老子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又曰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莊子亦曰莫若以明又曰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又曰人莫鑑于流水而鑑于止水惟止能止衆止也又曰大定持之至若百骸九竅賅而存焉吾誰

與爲親又曰咸其自取怒者其誰耶至若黃帝之退居顏子之心齋丈人承蜩之喻仲尼夢覺之論此其靜定工夫舉皆釋形去智離欲清淨所謂厭下苦纏障欣上淨妙離冀去人而入天按教所明乃捨欲界生而生初禪者故曰宇泰定者發乎天光此天乘止觀也首楞嚴曰一切世間所修心人愛染不生無畱欲界是人應念身爲梵侶又曰欲習既除離欲心現是人應時能行梵德名爲梵輔又曰清淨禁戒加以明悟是人應時能統梵衆爲大梵王又曰此三勝流一切煩惱所不能逼雖非正修真三摩地清淨心中諸漏不動名爲初禪至于澈心不動湛寂生光倍倍增勝以歷二三四禪精見現前陶鑄無礙以至究竟羣衆窮色性性入無邊際名色究竟天

此其證也由是觀之老氏之學若謂大患莫若干有身故滅身以歸無勞形莫先天有智故釋智以淪虛此則有似二乘且出無佛世觀化知無有似獨覺原其所宗虛無自然卽屬外道觀其慈悲救世之心人天交歸有無

雙照又似菩薩蓋以權論正所謂現婆羅門身而說法者據實判之乃人天乘精修梵行而入空定者是也所以能濟世者以大梵天王爲娑婆主統領世界說十善法救度衆生據華嚴地上菩薩爲大梵王至其梵衆皆實行天人由人乘而修天行者此其類也無疑矣吾故曰莊語純究天人之際非孟浪之談也

論行本

原夫卽一心而現十界之像是則四聖六凡

一  
整

土

皆一心之影響也豈獨人天爲然哉究論修進階差實自人乘而立是知人爲凡聖之本也故裴休有言曰鬼神沈幽愁之苦鳥獸懷猶狹之悲修羅方瞋諸天耽樂可以整心慮趣菩提唯人道爲能耳由是觀之捨人道無以立佛法非佛法無以盡一心是則佛法以人道爲鑑基人道以佛法爲究竟故曰菩提所緣緣苦衆生若無衆生則無菩提此之謂也所言人道者乃君臣父子夫婦之間民生日用之常也假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識會一處卽此世界爲極樂之國矣又何庸夫聖人哉奈何人者因愛欲而生愛欲而死其生死愛欲者財色名食睡耳由此五者起貪愛之心構攻鬪之禍以致君不君臣不臣父

不父子不子雖先王之賞罰不足以禁其心  
適一已無厭之欲以結未來無量之苦是以  
吾佛愍之曰諸苦所因貪欲爲本若滅貪欲  
無所依止故現身三界與民同患乃說離欲  
出苦之要道耳且不居天上而乃生于人間  
者正示十界因果之相皆從人道建立也然  
既處人道不可不知人道也故吾佛聖人不  
從空生而以淨梵爲父摩耶爲母者示有君  
親也以耶輸爲妻示有夫婦也以羅睺爲子  
示有父子也且必捨父母而出家非無君親  
也割君親之愛也棄國榮而不顧示名利爲  
累也擲妻子而遠之示貪欲之害也入深山  
而苦修示離欲之行也先習外道四徧處定  
示離人而入天也捨此而證正徧正覺之道  
者示人天之行不足貴也成佛之後入王宮

而昇父棺上忉利而爲母說法示佛道不捨  
孝道也依人間而說法示人道易趣菩提也  
假王臣爲外護示處世不越世法也此吾大  
師示現度生之楷模垂誠後世之弘範也嗟  
乎吾人爲佛弟子不知吾佛之心處人間世  
不知人倫之事與之論佛法則儻侗真如瞞  
預佛性與之論世法則觸事面墻幾如構昧  
與之論教乘則曰枝葉耳不足尚也與之言  
六度則曰菩薩之行非吾所敢爲也與之言  
四諦則曰彼小乘耳不足爲也與之言四禪  
教五  
十二  
八定則曰彼外道所習耳何足齒也與之言  
人道則茫不知君臣父子之分仁義禮智之  
行也嗟乎吾人不知何物也然而好高慕遠  
動以口耳爲借資竟不知吾佛教人出世以  
離欲之行爲第一也故曰離欲寂靜最爲第

一以余生人道不越人乘故幼師孔子以知人欲爲諸苦本志離欲行故少師老莊以觀三界唯心萬法唯識知十界唯心之影響也

### 故皈命佛

#### 論宗趣

教五

十三

老氏所宗虛無大道卽楞嚴所謂晦昧爲空八識精明之體也然吾人迷此妙明一心而爲第八阿賴耶識依此而有七識爲生死之根六識爲造業之本變起根身器界生死之相是則十界聖凡統皆不離此識但有執破染淨之異耳以欲界凡夫不知六塵五欲境界唯識所變乃依六識分別起貪愛心固執不捨造種種業受種種苦所謂人欲橫流故孔子設仁義禮智教化爲隄防使思無邪姑捨惡而從善至若定名分正上下然其道未

離分別即所言靜定工夫以唯識證之斯乃斷前六識分別邪妄之思以祛闕諍之害而要歸所謂妙道者乃以七識爲指歸之地所謂生機道原故曰生生之謂易是也至若老氏以虛無爲妙道則曰谷神不死又曰苑而不

不亡者壽又曰生生者不生且其教以絕聖棄智忘形去欲爲行以無爲爲宗極斯比孔則又進觀生機深脈破前六識分別之執伏前七識生滅之機而認八識精明之體卽楞嚴所謂罔象虛無微細精想者以爲妙道之源耳故曰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其以此識乃全體無明觀之不透故曰杳杳冥冥其中有精以此識體不思議熏不思議變故曰玄之又玄而稱之曰妙道以天地萬物皆從此中變現故曰天地之根衆妙之

門不知其所以然而然故莊稱自然且老乃中國之人也未見佛法而深觀至此可謂捷疾利根矣借使一見吾佛而印決之豈不頓證真無生耶吾意西涉流沙豈無謂哉大段此識深隱難測當佛未出世時西域九十六種以六師爲宗其所立論百什至于得神通者甚多其書又不止此方之老莊也洎乎吾佛出世靈山一會英傑之士皆彼六師之徒且其見佛不一言而悟如良馬見鞭影而行豈非昔之工夫有在但邪執之心未忘故今見佛只在點化之間以破其執耳故佛說法原無贅語但就衆生所執之情隨宜而擊破之所謂以楔出楔者本無實法與人也至于楞嚴會上微細披剥次第徵辯以破因緣自然之執以斷凡夫外道二乘之疑而看教者

不審乎此但云彼西域之人耳此東土之人也人有彼此而佛性豈有二耶且吾佛爲三界之師四土之父豈其說法止爲彼方之人而此十萬里外則絕無分耶然而一切衆生皆依八識而有生死堅固我執之情者豈只彼方衆生有執而此方衆生無之耶是則此第八識彼外道者或執之爲冥諦或執之爲自然或執之爲因緣或執之爲神我卽以定修心生于梵天而執之爲五現涅槃或窮空不歸而入無色界天伏前七識生機不動進觀識性至空無邊處無所有處以極非非想處此乃界內修心而未離識性者故曰學道之人不識真只爲從前認識神無量劫來生先本癡人認作本來人者是也至于界外聲聞已滅三界見思之惑已斷三界生死之苦

已證無爲寂滅之樂八識名字尚不知而亦  
認為涅槃將謂究竟寧歸之地且又親從佛  
教得度猶費吾佛四十年彈訶淘汰之功至  
于法華會上猶懷疑佛之意謂以小乘而見  
濟度雖地上菩薩登七地已方捨此識而猶

異熟未空由是觀之八識爲生死根本豈淺  
淺哉故曰一切世間諸修行人不能得成無  
上菩提乃至別成聲聞緣覺及成外道諸天  
魔王及魔眷屬皆由不知二種根本一者無  
始生死根本則汝今者與諸衆生用攀緣心  
爲自性者二者無始涅槃元清淨體則汝今  
者識精元明能生諸緣緣所遺者正此之謂  
也噫老氏生人間世出無佛世而能窮造化  
之原深觀至此卽其精進工夫誠不易易但  
未打破生死窠掘耳古德嘗言孔助于戒以

其嚴于治身老助于定以其精于忘我二聖  
之學與佛相須而爲用豈徒然哉據實而論  
執孔者涉因緣執老者墮自然要皆未離識  
性不能究竟一心故也佛則離心意識故曰  
本非因緣非自然性方徹一心之原耳此其

世出世法之分也佛所破正不止此卽出世  
三乘亦皆在其中世人但見莊子誹堯舜薄  
湯武詆訾孔子之徒以爲驚異若聞世尊訶  
斥二乘以爲焦茅敗種悲重菩薩以爲佛法  
闡提又將何如耶然而佛訶二乘非訶二乘  
訶執二乘之迹者欲其捨小趣大也所謂莊  
詅孔子非詅孔子詅學孔子之迹者欲其絕  
聖棄智也要皆遣情破執之謂也若果情忘  
執謝其將把臂而遊妙道之鄉矣方且歡忻  
至樂之不暇又何庸大憤憤哉華嚴地上菩

薩于金灰事火臥棘投鍼之傳靡不現身其中與之作師長也苟非佛法又何令彼入佛法哉故彼六師之執懺非佛不足以拔之吾意老莊之大言非佛法不足以證嚮之信乎遊戲之談雖老師宿學不能自解免耳今以唯心識觀皆不出乎影響矣

卷五

十六

此論創意蓋予居海上時萬曆戊子冬乞食王城嘗與洞觀居士夜談所及居士大爲撫掌庚寅夏日始命筆焉藏之既久向未拈出甲午冬隨緣王城擬請益于弱侯焦太史不果明年乙未春以弘法罹難其草業已遺之海上矣仍遣侍者往殘簡中搜得之秋蒙恩遣雷陽達觀禪師由匡廬杖策候予于江上冬十一月予方渡江晤師于旅泊菴夜坐出此師一讀三歎曰是

整

足以祐長迷也卽命弟子如奇刻之以廣法施予固止之戊戌夏予寓五羊時與諸弟子結制壘壁間爲衆演楞嚴宗旨門人寶貴見而歡喜願竭力成之以卒業焉噫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此區區片語誠不足爲法門重輕創意于十年之前而克成于十年之後作之于東海之東而行之于南海之南豈機緣偶會而然耶道與時也庸可强乎然此蓋因觀老莊而作也故以名論萬曆戊戌除日憨山道人清書于楞伽室

病後俗冗近始讀大製曹谿通志及觀老莊影響論等書深爲嘆服所謂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知老莊不能忘世不參禪不能出世及孔子人乘之聖老子天乘之聖

佛能聖能凡能人能天之聖如此之類百  
世不易之論也起元再稽頴

道德經解發題

發明宗旨

老氏所宗以虛無自然爲妙道此卽楞嚴所謂分別都無非色非空拘舍離等昧爲冥諦者是已此正所云八識空昧之體也以其此識最極幽深微妙難測非佛不足以盡之轉此則爲大圓鏡智矣菩薩知此以止觀而破之尚有分證至若聲聞不知則取之爲涅槃

西域外道梵志不知則執之爲冥諦此則以爲虛無自然妙道也故經曰諸修行人不能得成無上菩提乃至別成聲聞緣覺諸天外道魔王及魔眷屬皆由不知二種根本錯亂修習猶如鬻沙欲成佳餌縱經塵劫終不能

得云何二種一者無始生死根本則汝今者與諸衆生用攀緣心爲自性者二者無始涅槃元清淨體則汝今者識精元明能生諸緣緣所遺者此言識精元明卽老子之妙道也故曰杳杳冥冥其中有精其精甚真由其此體至虛至大故非色以能生諸緣故非空不知天地萬物皆從此識變現乃謂之自然由不思議熏不思議變故謂之妙至精不雜故謂之真天地壞而此體不壞人身滅而此性常存故謂之常萬物變化皆出于此故謂之

教五十八

天地之根衆妙之門凡遇書中所稱真常玄妙虛無大道等語皆以此印證之則自有歸趣不然則茫茫若捕風捉影矣故先示于此臨文不煩重出

發明趣向

愚謂晉老莊者先要熟覽教乘精透楞嚴融會吾佛破執之論則不被他文字所惑然後精修靜定工夫純用心微細方見此老工

夫苦切然要真真實看得身爲苦本智爲

累根自能隳形釋智方知此老真實受用至

卷五  
十九

樂處更須將世事一一看破人情一一覲透

虛懷處世目前無有絲毫障礙方見此老真實逍遙快活廣大自在儼然一無事道人然後不得已而應世則不費一點氣力端然無爲而治觀所以教孔子之言可知已莊子一

書乃老子之註疏故愚所謂老之有莊如孔之有益是知二子所言皆真實話非大言也故曰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而世之談二子者全不在自己工夫體會只以語言文字之乎者也而擬之故大不相

及要且學疎狂之態者有之而未見有以靜定工夫而入者此其所謂知我者希矣冀親二子者當作如是觀

### 發明工夫

老子一書向來解者例以虛無爲宗及至求其入道工夫茫然不知下手處故予于首篇將觀無觀有一觀字爲入道之要使學者易入然觀照之功最大三教聖人皆以此示人孔子則曰知止而後有定又曰明明德然知明卽了悟之意佛言止觀則有三乘止觀人

天止觀淺深之不同若孔子乃人乘止觀也老子乃天乘止觀也然雖三教止觀淺深不同要其所治之病俱以先破我執爲第一步工夫以其世人盡以我之一字爲病根卽智愚賢不肖汲汲功名利祿之場圖爲百世子

孫之計用盡機智總之皆爲一身之謀如佛言諸苦所因貪欲爲本皆爲我故老子亦曰貴大患若身以孔聖爲名教宗主故對中下學人不敢輕言破我執唯對顏子則曰克己其餘但言正心誠意修身而已然心既正意

鑒

二

既誠身既修以此施于君臣父子之間各盡其誠卽此是道所謂爲名教設也至若絕聖棄智無我之旨乃自受用地亦不敢輕易舉似于人唯引而不發所謂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又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于我空空如也至若極力爲人處則曰克己則曰母意母必母固母我此四言者肝膽畢露然已者我私意者生心必者待心固者執心我者我心克者盡絕母者禁絕之辭教人盡絕此意必固我四者之病也以聖人虛懷遊世

寂然不動物來順應感而遂通用心如鏡不將不迎來無所黏去無蹤迹身心兩忘與物無競此聖人之心也世人所以不能如聖人者但有意必固我四者之病故不自在動卽是苦孔子觀見世人病根在此故使痛絕之卽此之教便是佛考以無我爲宗也且母字便是斬截工夫下手最毒卽如法家禁令之言母得者使其絕不可有犯一犯便罪不容赦只是學者不知耳至若吾佛說法雖浩瀚廣大要之不出破衆生纏綿我法二執而已

教五

主

二執旣破便登佛地卽三藏經文皆是破此二執之具所破之執卽孔子之四病尚乃蠱執耳世人不知將謂別有玄妙也若夫老子超出世人一步故顓以破執立言要人釋智遺形離欲清淨然所釋之智乃私智卽意必

也所遺之形卽固我也所離之欲卽已私也清淨則廓然無礙如太虛空卽孔子之大公也是知孔老心法未嘗不符第門庭施設藩衛世教不得不爾以孔子專於經世老子顥於忘世佛顥於出世然究竟雖不同其實最初一步皆以破我執爲主工夫皆由止觀而入

發明體用

或曰三教聖人教人俱要先破我執是則無我之體同矣奈何其用有經世忘世出世之

不同耶答曰體用皆同但有淺深小大之不同耳假若孔子果有我是但爲一己之私何以經世佛老果絕世是爲自度又何以利生是知由無我方能經世由利生方見無我其實一也若孔子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

之功用也明則誠體也誠則形用也心正意誠體也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用也老子無名體也無爲而爲用也孔子曰惟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又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歟且經世以堯舜爲祖此豈有名有爲者耶由無我方視天下皆我故曰堯舜與人同耳以人皆同體所不同者但有我私爲障礙耳由人心同此心心同則無形礙故汲汲爲之教化以經濟之此所以由無我而經世也老子則曰常善教人故無棄人無棄人則人皆可以爲堯舜是由無我方能利生也若夫一書所言爲而不宰功成不居等語皆以無爲爲經世之大用又何嘗忘世哉至若佛則體包虛空用周沙界隨類現身乃曰我於一切衆生身中成等正覺又曰度盡衆

敦五

主

生方成佛道又曰若能使一衆生發菩提心  
寧使我身受地獄苦亦不疲厭然所化衆生  
豈不在世間耶既涉世度生非經世而何且  
爲一人而不厭地獄之苦豈非汲汲耶若無  
一類而不現身豈有一定之名耶列子嘗云

西方有大聖人不言而信無爲而化是豈有  
心要爲耶是知三聖無我之體利生之用皆  
同但用處大小不同耳以孔子匡持世道姑  
從一身以及家國後及天下故化止于中國  
且要人人皆做堯舜以所祖者堯舜也老子  
因見當時人心澆薄故思復太古以所祖者  
軒黃也故件件說話不同尋常因見得道大  
難容故遠去流沙若佛則教被三千世界至  
廣至大無所擇矣若子思所讚聖人乃曰  
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是知孔子體用未嘗

不大但局于時勢耳正是隨機之法故切近  
人情此體用之辯也惜乎後世學者各束於  
教習儒者拘習老者狂學佛者隘此學者之  
弊皆執我之害也果能力破我執則剖破藩  
籬即大家矣

### 發明歸趣

愚嘗竊謂孔聖若不知老子決不快活若不  
知佛決不奈煩老子若不知孔決不口口說  
無爲而治若不知佛決不能以慈悲爲寶佛  
若不經世決不在世間教化衆生愚意孔老  
卽佛之化身也後世學佛之徒若不知老則  
直管徃虛空裏看將去目前法法都是障礙  
事事不得解脫若不知孔子單單將佛法去  
涉世決不知世道人情逢人便說玄妙如賣  
庵猫頭一毫沒用處故祖師亦云說法不投

機終是閒言語所以華嚴經云或邊地語說四諦此佛說法未嘗單誇玄妙也然隨俗以度生豈非孔子經世之心乎又經云五地聖人涉世度生世間一切經書技藝醫方雜論

圖書印璽種種諸法靡不該練方能隨機故曰世諦語言資生之業皆順正法故儒以仁爲本釋以戒爲本若曰孝弟爲仁之本與佛孝名爲戒其實一也以此觀之佛豈絕無經世之法乎由孔子攘夷狄故教獨行于中國佛隨邊地語說四諦故夷狄皆從其化此所以用有大小不同耳是知三教聖人所同者心所異者迹也以迹求心則如蠡測海以心融迹則似芥含空心迹相忘則萬派朝宗百川一味

憨山緒言

卷五

有物者不可以語道夫萬物紛紜非有也有之者人也人不有則萬物何有凡有物者必殉物殉物者幾亡人人亡矣孰與道哉物於人也甚矣夫

忘物者不足以致道夫不有物者達物虛物虛則不假忘而忘矣而云我忘物已我忘物已有所可忘非真忘故云不足以致道

論虛者未足以盡道夫心不虛者因物有物虛而心自虛矣心虛物虛則心無而有物虛心虛則物有而無如斯則又何滯哉而必以虛爲虛取虛爲極是論虛也何盡道忘與不忘俱忘忘矣而必拘俱忘忘矣而不拘俱難噫至矣哉安得無忘而無不忘無俱而無不俱者而與之言忘俱耶

今夫致道者在塵必曰動易體出塵必曰靜

易造以動易者如實石火以靜易者如可急  
流石火似有急流似停易此者是不達動靜  
之原生滅之本也

被物動者我之招也不有我孰能動哉觀夫  
長風鼓於天地木折而竅號於太虛何有焉

故至人無我虛之至也以其虛故不動

心體原真習染成妄故造道之要但治習治  
習之要純以智嘗試觀夫融冰者焉火勝則  
冰易消智深則習易盡

我信人不信非人不信信不及也人信我不  
信言果會心則無不信矣

銖兩移千鈞之至重一私奪本有之大公私  
也者圓明之眚生死之帶也是以得不在小  
失不在大聖人戒慎恐懼不睹不聞之地

勞於利勞於名勞於功勞於道其勞雖同所  
以勞則異也是以有利不有名有名不有功  
有功不有道有道者道成無不備

陸魚不忌濡沫龍鳥不忌理翰以其失常思  
返也人而失常不思返是不如魚鳥也悲夫

趣利者急趣道者緩利有情道無味味無味  
者緩斯急也無味人孰味之味之者謂之真

人

心本澄淵由吸前境渾濁其性起諸昏擾悶  
亂生惱推原其根其過在著

一醫在眼空華亂起纖塵著體雜念紛飛了  
醫無華銷塵絕念

至細者大至微者著細易輕微易忽衆人不  
識聖人兢兢由乎兢兢故道大功著萬世無  
過

物無可欲人欲之故可欲欲生於愛愛必取  
取必入入則沒沒則已小而物大生輕而物  
重人亡而物存古之善生者不事物故無欲  
雖萬狀陳前猶西子售色於麋鹿也

吾觀夫狎虎狼者雖狎而常畏恐其食已也

執五

壬

故常畏色欲之於人何啻虎狼哉人狎而且  
玩食盡而心甘恬不知畏過矣乎虎狼食身  
色欲食性

榮名者跂名榮位者跂位既跂矣辱何加焉  
故曰跂者不立不立者無本無本而名位之  
兢兢乎得失也何榮哉

富不大以其蓄有蓄則有亡故不大貴不至  
以其高有高則有下故不至是知達人無蓄

蓋

壬

故富莫大焉無高故貴莫至焉

忘忘之者望形若偶人視味如嚼蠟何欲哉  
難而易易而難眾人畏難而忽易聖人畏易  
而敬難是以道無不大德無不弘功無不成  
名無不立

藏迹者非隱迹隱而心未必忘馮名者非顯  
名顯而道未必著故隱非正顯非大吾所謂  
隱顯者異乎是吾所謂隱顯者隱於體而顯  
於用也體隱則廓爾太清萬境斯寂用顯則

森然頓現一道齊觀如斯則逆順隨宜窮通一致矣噫處此者博大真人哉

君父之命不可逃况大命乎嘗試觀夫負小技而不達大命者居常爲失意當分爲棄時故踔踴之心憤激託言而要乎世噫過矣夫達士觀之猶人酣酒夜行而射穎於柱抱布鼓而號救於天也雖然布鼓存焉知命者不取

以機爲密非密矣以道爲密密也夫吾嘗觀夫弄弩者岌岌然百發而數獲此善者也而况不善者乎善爲道者能宥物不發而物無所逃故密莫大焉勁莫至焉天地循環千變萬化死生有常人莫之測不測其常徇物而亡聖人返物故乃昌人棄我取故人之所有我不有我之所有人

不有人非不有以其不知有故不有設知有我何異哉

塵垢汚指必濯而後快貪嗔害德而不知祛是視德不若一指也指汚有生德害失性負重者累多知者勞累久則形傷勞極則心

竭殆已所以殆者事外也是以重生者事內不事外循已不循人志存不志亡

變通難言也人莫不以趨利避害爲然而吾實不然亦有夫利害置前而不可却者變也何通耶衆人隨之君子審之聖人適之適之

敦五  
竟  
則不有以其不自有故不有

人謂之盜物者爲盜非盜也吾謂之盜心者爲盜確已夫夫盜盜物未必盡有禦必不入設入必獲獲則免無容既免矣奚盜哉夫盜盜心必盡失禦急而愈入設獲且生而多又

縱之尤有誨之者慎之哉

道盛柔德盛謙物盛折是以柔愈強謙愈光

折愈亡古之不事物者故乃長

密於事者心疏密於心者事達故事愈密心

愈疏心愈密事愈達心不洗者無由密是以

聖人貴洗心退藏於密

一刺在膚側掉而不安衆刺在心何可安耶

刺膚膚潰刺心心亡

大威可畏觀夫天地肅殺者大威也萬物雖

衆靡靡然孰能當之故夫人有威者承天也

天威至公人威効公天威愛物人威主生

化人無功化已有功已果化而人不化自化

矣微夫觀德人之容使人之意也消信夫

治逆易治順難逆有對順無知故有知者遇

逆如甘露畏順如鳩毒慎之至也以其慎故

守不失慎也者成德之人歟  
心體本明情塵日厚塵厚而心日昏矣是以  
聖人用智不用情故致道者以智去情情忘  
則智泯矣忘情者近道哉  
智鉅事微善達事者莫若智故智之器挫銳  
解紛無不利嘗試觀夫片雪點紅爐清霜消  
烈日以其勝之也故自勝者孰能禦之  
人以大巧我用至拙人巧以失我拙以得故  
善事道者棄巧取拙無不獲  
順我者喜逆我者怒喜怒迭遷好惡競作日  
益其過推原其由本乎不覺不覺卽忘返也  
恣口體極耳目與物鑊鑠人謂之樂何樂哉  
苦莫大焉隳形骸泯心智不與物伍人謂之  
苦何苦哉樂莫至焉是以樂苦者苦日深苦  
樂者樂日化故効道之人去彼取此

天地不勞而成化聖人以勞而成功衆人因  
勞而遂事事遂者逸功成者退故曰功成事  
遂身退天之道

多財者驕高位者慢多功者伐大志者狂勝  
才者傲厚德者下實道者隨

不了假緣橫生取捨識風鼓扇浩蕩不停如  
海波澄因風起浪風若不起波浪何生識若  
不生萬緣何有故致道者不了卽生了卽無  
生也善哉

自信者人雖不信亦信之矣不自信者人雖  
信亦不信之矣故自信敦誠人信易欺誠者  
日精欺者日淪智照識惑惑起千差照存獨  
立故致道者以照照感貴智不貴識  
觀夫市人莽行失足於窪然必惕然揮臂以  
自誓者爲嫌其汚履也今夫人者處下德而  
晏然不惕不誓是自短於市人而土苴其道  
德也悲夫

源不遠流不長道不大功不固是以聖人德  
被羣生功流萬世以其道大也有大道者孰  
能破之  
目容天地纖塵能失其明心包大虛一念能  
塞其廣是知一念者生死之根禍患之本也  
故知幾知微聖人存戒

寢息坐卧所以逸身也止絕攀緣所以逸心也身逸者志墮心逸者志精故養道者忘形師心道乃貞

天地大以能含成其大江海深以善納成其深聖人尊以納污含垢成其尊是以聖人愈容愈大愈下愈尊故道通百劫福隆終古而

整三  
莫之爭

視民爲吾民善善惡惡或不均視民爲吾心慈善悲惡無不真故曰天地同根萬物一體此之謂同仁

見色者盲見見者明聞聲者聾聞聞者聰是以全色全見盡聲盡聞無不融聲色俱非見聞無住此之謂大通

衆念紛紛不止無以會真若以衆念止衆念則愈止愈不止矣苦以一念止衆念則不止

而自止矣吾所謂一念者無念也能觀無念不妨念念而竟何念哉雖然實無念者贅也夫曾不知其爲據也

心體元虛妄想不有若了妄不有雖有而没有也不了妄不有雖不有猶有之也故妄想如空華其根在眼眚了眚華不無空體常寂滅

夫平居內照似有及涉事卽無者直以心境未融前塵未了而爲留礙也故造道者不了前塵縱心想俱停猶爲趣寂故於至道不取體寂用照用不失體卽照而寂體不離用卽寂而照是以體寂若太虛用照如白日故萬變無虧無幽不鑒

前無始後無終萬劫一念六合一虛人物齊軌大小同狀晝夜不變死生不遷此之謂常

然體此者似人而天誰爲之愆

事小理大事有千差理唯一味善理者卽事無外隱顯存亡莫之二是以至人愈動愈靜無不寓

不可以無心得不可以有心求有心孰有無心著無是二俱非則超然獨立所以大人無對者以其無可當情也

念有物有心空法空是以念若虛鎔逢緣自在心如圓鑑來去常閒善此者不出尋常端居妙域矣

大忘不忘無不忘用意忘者愈忘愈著執著者未喻道果喻道何不忘耶故曰魚相忘於水人相忘於道

游魚不知海飛鳥不知空凡民不知道藉若知道豈爲凡民哉吾意善體道者身若魚鳥

心若海空近之矣

一動一靜一語一默揚眉瞬目或飲與啄左之右之無時不察察久念裂劃然自得自得者自知人莫之識

天地之功不捨一草滄海之濶不棄一滴圓明之體不離一念是知一念之要重矣夫真心至大此身至微是以明真心者返觀此身猶若片雲浮於太清往往任來翛然無寄由無寄故處世若寄焉

爲有爲無能爲爲無爲能有爲是以聖人無爲而無不爲也吾所謂聖人無爲者蓋卽爲

三五  
而不有其爲非若寒灰枯木而斷然不爲也太虛遊於吾心如一漚在海况天地之在太虛乎萬物之在天地乎此身之在萬物乎外物之在此身乎嘻眇小哉以其小故大

天地寂萬物一守寂知一萬事畢處此道者

常不忒以其不忒故作做云爲俱不失不失

者謂之真人

超然絕待大同也夫不同則物我二物我二

則形敵生有形敵者待莫甚焉何絕哉吾意

善致道者貴兩忘兩忘則物我一物我一則

形敵忘形敵既忘誰待哉絕待故大大故同

大同者謂之聖人故曰會萬物而爲已者其

唯聖人乎

山河大地一味純真心若圓明天地虛寂故

達此者外觸目無可當情中返觀了無一物

如斯則空空絕迹物物徒云身寄寰中心超

象表矣

靜極則心通言忘則體會是以通會之人心

若懸鑑口若結舌形若槁木氣若霜雪嘻果

何人斯願與之遊也

其形似拘拘其中深而虛虛眼若不見耳若  
不聞昏昏悶悶人望之而似癡若亡人而不  
知偶誰吾請以爲師

世間所有杳若夢存夢中不無覺後何有故  
不覺何以超有不超有何以離世吾所謂離  
世者非離世離世在卽世而離世也卽世而  
離世者謂之至人

知有爲始極盡爲終策知以智運極以權權

也者涉有也涉有處變古有萬變而不失其

正者根本存焉今夫不本而誇善變者是由

自縛而解人人見而必唾雖孺子大笑之

直達謂之頓密造謂之漸直達謂真密造除

僞真不詣僞不除僞不除真不極由是觀夫

僞也者真之蔽歟道之害歟德之累歟

圓融該攝廣大交徹全事全理隱顯莫測一

多互舍多一互入舉一通收不妨羅列小大  
不殊凡聖不隔常泯常照常起常寂心不可  
思言不可議日用尋常曾無欠闕常在其中  
不勞途涉此之謂至極

教五

三十四

大言載道小言載名至言忘言載名者近載  
道者遠忘言者通是故近則易親遠則易毀  
通則莫測以其至故莫測居莫測者謂之神  
化

孤掌不鳴不虛無嚮絕待無言由是觀之言  
者有待而然也雖然言言於無言言卽無言  
矣無言者言之不及也吾意善得無言者在  
遺言言旣遺而無言者得矣何言哉

聊城傅光宅曰世之謂子書者則老莊非  
其至乎老言簡而意玄莊語奇而思遠後

蓋五

三五

之談道者歸焉荀楊而下未足擬也茲緒  
言將非老莊之倫耶其爲文俊偉明潔而  
其意旨難以名言或老莊猶有所未及耶  
疑者曰子是過矣老莊何可及也余曰老  
莊誠不可及也乃所稱谷神和同與疑始

立珠之類則似有言而未盡又似欲言而  
難於言者道信無窮極也西方聖人無法  
可說而有說法言之盡矣故觀老莊而知  
諸子未盡也觀西方聖人而知老莊未盡  
也緒言則旨出於西方聖人而文似老莊  
者也故曰或老莊猶有所未及也然是亦  
有言也有言則緒也故以緒言名卽其言  
而求其所不言是存乎人矣不然謂憨山  
今人也緒言何竒哉豈唯不及老莊亦復  
不及諸子

慈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四十五

音釋

亥 胡改切 猶 休華切 犹 尤救切 豪 韓音  
晉 右 豪 韓音  
音  
聲